



Benedictus de Spinoza

斯宾诺莎文集

第 1 卷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知性改进论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斯宾诺莎文集

第 1 卷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顾寿观 译

知性改进论

贺 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宾诺莎文集.第1卷,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知性改进论/(荷)斯宾诺莎著;顾寿观,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277-3

I. ①斯… II. ①斯… ②顾…③贺… III. ①哲学思想—荷
兰—近代②认识论③认识论 IV. ①B563.1②B017③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78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斯宾诺莎文集

第1卷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顾寿观 译

知性改进论

贺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277-3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½

定价: 68.00元

Benedict de Spinoza
**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Benedictus de Spinoza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据 C. Gebhardt 校订拉丁文本
并参考 C. Gebhardt 德文译本译出

目 录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 | |
|---|----|
| 译序····· | 3 |
| C. Gebhardt 撰写的倍内狄托·斯宾诺莎著《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两卷并附录)一书摘要····· | 23 |

第一卷 论上帝

| | |
|-----------------------|----|
| 第一章 论上帝存在····· | 35 |
| 第二章 上帝是什么····· | 44 |
| 悟性、爱恋、理性与贪欲之间的对话····· | 58 |
| 依拉斯谟和戴奥费洛之间的对话····· | 65 |
| 第三章 论上帝是万物之因····· | 71 |
| 第四章 论上帝的必然的作用····· | 76 |
| 第五章 论上帝的天命····· | 81 |
| 第六章 论上帝的命定····· | 82 |
| 第七章 论不属于上帝的属性····· | 87 |
| 第八章 论产生的自然····· | 93 |
| 第九章 论被产生的自然····· | 94 |
| 第十章 论什么是善、恶····· | 97 |

第二卷 论人和属于人的东西

| | |
|-----------------------------|-----|
| 序论····· | 103 |
| 第一章 论意见、信仰、认识····· | 108 |
| 第二章 什么是意见、信仰和清楚的认识····· | 111 |
| 第三章 被动感情的起源,由意见产生的被动感情····· | 113 |
| 第四章 论由信仰产生的善、恶,并论人的善、恶····· | 118 |
| 第五章 论爱恋····· | 122 |
| 第六章 论憎恨····· | 126 |
| 第七章 论欢乐与悲戚····· | 129 |
| 第八章 论推崇与轻蔑····· | 131 |
| 第九章 论希望与恐惧····· | 133 |
| 第十章 论悔恨与懊恼····· | 137 |
| 第十一章 论嘲笑与戏弄····· | 138 |
| 第十二章 论荣耀、耻辱与无耻····· | 139 |
| 第十三章 论好感、感激与负义····· | 141 |
| 第十四章 论惋惜····· | 142 |
| 第十五章 论真实与谬误····· | 145 |
| 第十六章 论意志····· | 148 |
| 第十七章 论意志与欲望的区别····· | 153 |
| 第十八章 论以上各种论点的效用····· | 156 |
| 第十九章 论我们的快乐····· | 159 |
| 第二十章 佐证前章所论····· | 167 |
| 第二十一章 论理性····· | 171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论真实认识,论重生等 | 173 |
| 第二十三章 | 论心灵的不朽 | 176 |
| 第二十四章 | 论上帝对人的爱恋 | 178 |
| 第二十五章 | 论魔鬼 | 183 |
| 第二十六章 | 论真正的自由 | 185 |
| 附录 | | 190 |
| I | 论实体、自然、上帝 | 190 |
| II | 论人的心灵 | 194 |

知性改进论

并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

| | | |
|------|-----------------|-----|
| 译者序言 | | 201 |
| 预告读者 | | 218 |
| 一 | 导言:论哲学的目的 | 219 |
| 二 | 论知识的种类 | 226 |
| 三 | 论知性 | 231 |
| 四 | 论想象 | 240 |
| 五 | 论界说 | 260 |
| 译后记 | | 269 |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译 序

一

Spinoza 在世时只出版了两部著作：1. 《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附录：形上学名义通释（1663）；2. 《神学—政治学原论》（1670）*。

1677 年 2 月，Spinoza 去世，他在去世前作了安排，预嘱把他

* 这两部著作的全名是：

Renati des Cartes principiorum philosophiae pars 1 et 11,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per Bevedictusn de Spinoza Amstelodamensem, Accesserunt zudem Cogitata Metaphysices querlati quam speciati accusrunt, quaestiones breviter enplicantur, Apud Jahannem Riewerts. 核奈·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阿姆斯特丹，倍内狄托·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式论证。附作者所著《形上学名义通释》，扼要阐明形上学通论及其各论部分常见的各项疑难不明的问题。

Tracti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ontinens dissertatum es aliquot ostenditur libertate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sai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 sed ean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 hamburgi. Apud Henricum Kuenrath. 神学—政治学原论，包含若干论说，阐明哲学自由不独无害于信仰和社会安宁，并且不可能损害哲学自由而不同时损害社会安宁和宗教信仰。汉堡，亨利·康赖特出版。

后一著作不录作者姓名；所谓“汉堡，亨利·康赖特”，Colerus：《斯宾诺莎传》早已指出，显系伪托。

的遗稿在他死后交付给他的密友 Jan Rienwerts。Jan Rienwerts 者,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出版家。

经过几个生前友人的辑录和筹措,1677 年 11 月出版了 Spinoza 遗集,称为《内容目次见序文后所录, B. d. S. 遗集》。这集《遗集》没有出版地点,集前有一个序,也没有作者姓名。在序文以后,按次收录了以下五部著作:1.《伦理学》;2.《政治原论》;3.《论悟性的修养》;4.《书翰集》;5.《希伯来文法》。*

* B. d. S. Opera Posthuma quorum series post fraelationem exhibatur. 1677. 集序作者说明,斯宾诺莎去世前曾特别提出《伦理学》刊印时不应冠用斯宾诺莎姓名,《遗集》编者尊重斯宾诺莎遗志,在集前以及集内有关处所只用了斯宾诺莎全名缩写 B. d. S. 三字。

《遗集》所录五部著作的全名是:

1.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 distincta, in quibus agitur: 1. de Deo; 2. de natura et origine mentis; 3. de origine et natura affectuum; 4. de servitute humana seu de affectuum viribus; 5. 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eu de libertate humana. 伦理学,以几何学方式论证,分为五卷,其中 1. 论上帝; 2. 论心灵的性质及其起源; 3. 论感情的起源及其性质; 4. 论人的奴役或感情的力量; 5. 论悟性的力量或人的自由。

2. Tractatus politicus, in quo demonstratur quomodo societas, ubi imperium monarchicum esse debet, sicut et ca, ubi optimi imperant, debet institui, ne in tyrannidem labatur, et ut pax libertasque civium inviolata maneat. 政治原论,论应如何运用一个君主政体,或贵族寡头政体的社会,使之不沦溺为专制暴政并使公民的安宁和自由不受侵害。

3.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et de via, in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gnitionem dirigitur. 论悟性的修养,以及引导我们达到事物真实认识的途径。

4. Epistolae doctorum quorundam virorum ad B. d. S. et auctoris responsiones, ad aliorum eorum operam elucidationem non parum facientes. 对于阐明作者其他著作有不少裨益的,若干学术界人士致 B. d. S. 书及其复函。

5. Compendium grammaticum hinc inde hebraeae. 希伯来文法简编。

《遗集》集序的作者是誰已不可知;一般认为是出于斯宾诺莎两个密友之一, Ludwig Meyer 或 Jarig Jalles, 而以 Jarig Jalles 可能为多。

这个《遗集》, Colerus 在《斯宾诺莎传》里也已提到,显然是由 Jahn Rienwerts 出版的。

翌年,1678年出版了荷兰文的遗集,内容范围和1677拉丁文《遗集》是相同的。*

这五部著作,或更正确地说,为1677年的《遗集》所载有的这五部著作中的材料,加上以上两部生前出版的著作,合起来就是从Spinoza去世起,到十九世纪中叶止,为人所知的他的全部著作。*

1677年的《遗集》序作者说到当时遗稿辑录的情形,说它包括了友人手头所存Spinoza遗稿的全部内容,并且说:“即使也许可以相信,在这人、那人那里还藏有为这里所没有的我们的哲学家的某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那里不会有任何内容,这些内容不已经在这些遗稿里更清楚地说到了嘛。”

1677年的《遗集》包括了,至少学术思想方面,Spinoza的主要

* De nagitate Schriften von B. d. S. 为 glasemaker 所译(见 Colerus:《斯宾诺莎传》);这个译本内容与 Opera Posthuma 相同,但并不是根据 Opera Posthuma,而是在 Spinoza 生前从他的手稿直接译出的,因此成为后世校订 Opera Posthuma 的重要根据。V. J. H. Leopold (Ad Spinoza Opera Posthuma, Haque Comitit, 1902) 首先开始了这一工作,以下看到, C. Gebhardt 更进一步贯彻了这一工作。

** 斯宾诺莎去世以后经过整个十八世纪没有出现斯宾诺莎的全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发端于德国文艺界的争论,在欧洲思想界开始了一个重新估价斯宾诺莎和重视他的著作的时代。从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四部斯宾诺莎全集:Saulus 本(Jena, 1802—1803); Gfroever 本(Stuttgart, 1830); Bruder 本(Leipzig, 1843—1846), 和 Hugo guisberg 本(Heidelberg, 1875—1882); 四个版本中第一、二、四都没有学术价值,唯有 Bruder 本是当时通用的善本,但是四个版本的内容都限于 Opera Posthuma(1677)和斯宾诺莎生前出版的两种著作。

1882年出版 van Vloten et-Land 的斯宾诺莎全集本,第一次包括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斯宾诺莎全部著作;这个版本订正了斯宾诺莎通信者的姓名,重订了全部书翰的时序,为后来斯宾诺莎学者所通用。1925年,斯宾诺莎诞生三百周年,Heidelberg 大学出版了 C. Gebhardt 校注的全集本;这个版本除了其他优点以外,主要根据1678年的荷兰文《遗集》本详尽校勘了全部文字,是现代斯宾诺莎著作的最完善的版本。

著作,但是并不是——也许集序作者有意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它包括了当时编者所有的全部遗稿。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 Spinoza 的著作,这些著作证明,1677 年的《遗集》的编者,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曾删除了一部分有关 Spinoza 生平活动的材料,和舍弃了一些当时从介绍 Spinoza 系统思想方面看也许不重要,但是以后从哲学史研究的观点看极重要的材料。

在这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材料里,最重要的是一部 Spinoza 的早期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二

但是,为我们现在保有的这一部著作只是两个荷兰文的手抄本。

为了了解这两个手抄本的内容和性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部著作存在、流传和发现的经过。

这部著作确实在 Spinoza 生前存在,最早的史料可以回溯到与 Spinoza 同时代的 Ludwig Meyer。Meyer 是 Spinoza 的密友之一,热心的笛卡尔主义者,《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1663)

* 在这些材料里,除《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以外,还有一篇在 1687 年匿名发表的科学论文《论虹》Stelkonstige reeckening von den Regenburch. Opera Posthuma 序和 Colerus:《斯宾诺莎传》都曾直接提到这部著作。又,在现存《论虹》两个印本的后面各附有一篇关于《几率论》的论文(Reeckening van Kausen),字模与前篇不同,页次也自成起讫;它与斯宾诺莎唯一的相关是斯宾诺莎在一封信里(Opera Posthuma,第 43; Van Vloten,第 38)曾谈到同一问题并持有与论文相类的观点;这一论文本身没有重要内容,一般并不能肯定它是否斯宾诺莎的作品。

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作序的。Ludwig Meyer 在他自己的一部著作:《哲学——圣书的阐述者》的《后记》里说,“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可以相信,哲学的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有它的伟大的革新者、推进者核奈·笛卡尔举着知识世界的火炬在前面走出了—一个榜样,必将为其他那些跟随他的道路的人所大大拓展;并且,同样的这样一个关于上帝、理性的心灵,人的最高幸福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领域,也必将为了另一些谋求永生的人而在曙光中诞生。”这一段话,除了其他意义以外,证实这部著作的存在,并且保存了它的一个拉丁文名称:De Deo, anima rationali, summa hominis felicitate.*

并且,可以证明,甚至在 Spinoza 生前,这一部著作已经在几个密友之外有少量流传。在 1677 年,Spinoza 去世的同—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叫:《撒旦的膏药,无神论的奥秘》**里,现在看到,若干处所几乎只字不易地引录了这部著作。

但是,在 1852 年第一个荷兰文手抄本发现以前,没有人知道这部著作的确切内容和它的真实名称。

1703—1704 年,有一个德国人,后来的耶拿大学教授 Goltlieb Stolle 在荷兰旅行并且访问 Spinoza 的遗事,他见到了 Spinoza 的

* 原名:Philosophia saerae scripturae interpraes; Colerus:《斯宾诺莎传》指出 Ludwig Meyer 所著,1660 年出版。1671 年,这一本书,和 Hobbes 的 Leviathan, Spinoza 的 F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一起,曾被荷兰基督教会列为禁书,见 Pollock, Spinoza,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1880, p. 37。我们的译文据 C. Gebhardt 德译, l. c., Einleitung, p. v.。

又,从这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在世时,他的密友和学生已经清楚意识到他的哲学和笛卡尔哲学的深刻不同。

** Kuypers: Die diepten des Satans, of geheymnissen der Atheisterei ontdeckt en vernielt. C. Gebhardt, l. c. Einleitung, p. vi, 引自 Dunin-Borkowzki, Chronien Spinozanum。

出版者 Jahn Rienwerts 的儿子小 Jahn Rienwerts。在他的旅行日记里,Stolle 保存了这样一段记载:“他(Rienwerts 的儿子)又拿出另一份同样也是由他父亲抄录的、但是经 Spinoza 本人的手稿抄录下来的手抄本。这个抄本是《伦理学》,但是,如 Spinoza 最初所撰述的,是荷兰文的。这部《伦理学》和后来刊印本的体裁大不相同:不像在后者一样用繁复的数学方法论证,在这里是分章并且(不采用 *probativ singularium artificiosa* 而是)和《神学—政治学原论》一样,通篇直叙的。Rienwerts 肯定告诉我,刊印本的《伦理学》的撰述远胜于这个稿本;但是,Rienwerts 承认,这个稿本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是刊印本所没有的。他特别为我指出论魔鬼一章(在目次中是第二十一),后者在刊印本里完全没有。在这一章里 Spinoza 讨论到魔鬼的有无,一开始他考察了这样的命题:魔鬼和上帝的本质完全相反,它由它自身而具有它的本质(*quod sit Spiritus essentiae divinae contrarius et qui essentiam suam per se habet*),从而他似乎否认了魔鬼的存在。这一个稿本,据 Rienwerts 说,好些 Spinoza 的友人都有抄录,但是从未刊印,因为一方面拉丁文本既已出版并且更有条理,另一方面这个遗留的著作也撰述得过于草率。”最后,这个记载谈到,Stolle 与这个手抄本同时看到的有一份不知译者姓名的《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文抄本。

Stolle 1704 年的这个日记材料*, Stolle 1718 年又把它间接

* 据 C. Appuhn, l. c. Notice, Stolle 的这个日记材料最初由 Guhaner 择要发表 (Schmidt's Allegemeine 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e, Bd. VII, 年代?), 以后 Freudenthal 把有关 Spinoza 的部分引征在他的著作 *Lebensgeschichte Spinoza's* 里, 始为人注意。C. Gebhardt, l. c. Einleitung 引用了这段记载的原文; C. Appuhn, l. c., Notice, 据 Freudenthal o. c., p. 227 法译。

引用在他的一部著作:《目录学史发凡》*中。

从后者,直接产生从十八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几部目录学著作**中关于一本《原始伦理学》的记载。

由于这些目录学著作,人们盛传存在一本和后世刊印本不同的《伦理学》的原始稿本,是以荷兰文著述的,主要不同在于并不是以几何方法,而是分章直叙的,其中一章专论魔鬼,为传世本所无。甚至最后有人肯定,现存的《伦理学》最初系由 Spinoza 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他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的一章。***

但是,1704年 Stolle 的日记记载,实际上是关于 Spinoza:《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一著作的第一次的直接记载。

在这个记载里,可以注意到:Stolle 所见的抄本出于老 Rienwerts 自己的抄写,并且,据 Rienwerts 儿子的设想,录自 Spinoza 本人的荷兰文手稿,虽然这一点,以下看到,多半并不确实;其次,

* Kurze Anteitung fuer Historie der Gelahrtheit, 1718.

** J. E. Reimanns, Katalog theologischer Buecher (1731); J. C. Mytius, Bibliotheca anonymorum (1740); 以及 Th. de Murr, Spinoza,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的《序》(1802)。

*** 据 Ch. Appuhn O. C., Notice, Th. de Murr 是德国版本学家,十八世纪末在荷兰旅行寻访 1677 年为 Opera Posthuma 所未收的 Spinoza 遗著,特别着意于 Spinoza 逐教后所撰的《自辩》,而未有收获。但是他在 Rienwerts 家属所存的文件中得到一份 Spinoza 对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在此以前这一《注释》仅以一份法译传世。1802 年, Murr 发表了这份《注释》的拉丁原文并附了一个《序》, Murr 在这个《序》里说,《伦理学》最初是由 Spinoza 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旁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一章,而 Opera Posthuma 出版以后,又由 Jarig Jelles 还译为荷兰文。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不但现在确知 Jarig Jelles 不通拉丁文,并且 Jarig Jelles 何以需要把 Spinoza 原以荷兰文撰述的著作“还译”为荷兰文,亦属不可解。1852 年《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全书发现以后,《伦理学》的原始撰述状态已经无可怀疑,《伦理学》自是 Spinoza 一开始以拉丁文按几何方式撰述的,而《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则是另一本内容与《伦理学》相同,但是体例完全不同并且很早就译成荷兰文的 Spinoza 的早期著作。

Rienwerts 儿子说道,在老 Rienwerts 这一抄本之外,存在着 Spinoza 的其他友人的抄本;最后,可以注意到,和这一个抄本一起,有一本《神学—政治学原论》的、不知译者姓名的荷兰译文抄本。

1851 年秋,后来的德国哈勒大学教授 Eduard Boehmer,在荷兰旅行并访问 Spinoza 的遗事,他从阿姆斯特丹一个书商、版本家 Frederik Muller 那里得到一本荷兰文的 Colerus:《斯宾诺莎传》;在这本书里面带有一个读者关于 Spinoza 生平的若干按语,其中有一条说道:

“在某些哲学爱好者手里有一部 Spinoza 著作的手抄本,这部著作,虽然不像他的《伦理学》一样用教学方法撰写,但是却包含同一的思想和内容。从文字风格、观念发展来看,可以明白看出是 Spinoza 的早期作品。按着这部著作,作为学说的蓝本,他才在以后著述了他的《伦理学》,而在后一著作中,运用了几何学的论证,虽然同一的材料叙述得更有条理并且有不少发展,但是正是这个几何学的论证方式,在形上学里根本不曾见过,或者说不曾应用过,并且只有少数人才熟习,使这部著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前者更晦涩,在前者,只有附录中开始的一小部分是用的几何学方法。”

不但如此,在这同一本 Colerus:《斯宾诺莎传》里,和一份荷兰文的关于《神学—政治学原论》的《注释》在一起,有一份同样是荷兰文的、正是上面这一条附注所指的 Spinoza 这部著作的《摘要》,称为:《倍内狄托·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两卷并附录,摘要》。这是人们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真实名称 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并且也是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约略内容,它是分章的,其中一章论魔鬼。

1852 年,Boehmer 发表了这一个《摘要》,并且附了一个拉丁